

香蕉 蜘蛛 猴

一

祖父年輕時，老家一整片田地種滿香蕉，站在屋簷下望去，兩甲多的田幾個高低起伏，一株株香蕉像軍人般直挺挺站著。再過去，有幾顆山頭，相思、構樹、苦楝等雜木遍生，間雜幾棵樟樹，父親能叫得出這些樹的名字，是他長大以後的事。

父親說，當年他父親就是從山的那邊，帶著祖母來這地方落腳，生下三個女兒，還有他。

空氣中飄著豬糞味的日子，祖父原本在山的那邊，可以分到些更好的田地。他父親娶了兩房，生了七個兒子，祖父最小，到他娶妻時，大哥的小孩已經十七歲，眼看也要成親，曾祖父想，是該分家了。七房裡除了祖父，都有了子嗣，年輕力壯的祖父心思單純，那幾年一直幫自己的兄長耕種，沒想到，六個兄弟早把像樣的田一塊塊分好。一天，他的大哥告訴他，他的田在山的那邊。兄弟們長到大，誰也不知家裡還有那塊地，聽說是當年他們的祖父跟番仔做生意換來的。

吃晚飯時，祖父他娘哭了起來，說大家兄弟一場，不該差這麼多，沒天理。祖父的大哥說，如果那邊不好生活，隨時可以回來。祖父也不想這樣吵吵鬧鬧，第二天悄悄和一個去過那邊的親戚，走了一天一夜，有路喘到沒路，上氣不接下氣，斜前方奔來兩條高高低低的山脊，圈出一塊隆突不平的雜林地，看起來種玉米不生穗，栽番薯難結實，那親戚指著這裡，說，這就是他日後的家。

祖父回來後也沒想太多，只跟他的新婚妻子說：「我們過去吧。」

這中間又拖了幾個月，那邊沒灶沒水，祖父雇兩個工人，過去幫忙掘土挑石，埋窩作灶，粗簡幾個工程，中間只回來一次，辦些農具米糧雜物。他那已懷孕的老婆外頭晾曬完衣物，不知道自己夫婿在屋裡，一進門嚇一大跳，以為看到隻猴子，又乾又黑又瘦。第二次，又去了三個月，那邊急急來一個人，說祖父被蛇咬，臉唇腫成黑麵龜。祖母哭哭啼啼，帶了幾升米、兩件衣服、一包藥，挺著肚子，跟著走到山的那邊，這一去，就住下來了。

父親常說，別看你阿公瘦得像老猴子，兩籠香蕉擔上肩在山裡挑著，腳下裝彈簧似的，剛剛還在這頭，一眨眼已跳到山的那頭，不見人影。他們姊弟幾個，就是靠這一擔擔來來回回的香蕉，養到長大成人。

祖母跟父親說過，當初她一路哭哭啼啼走到這裡，見到祖父時，他人好端端在屋頂上覆草鋪瓦，爬上爬下。原來，那天祖父鋤草時，腳後跟猛地一緊，刺刺麻麻，草叢裡看不清的什麼，做了虧心事似地，一溜煙無蹤。瞬間天地旋轉了幾圈，整個人倒在草堆裡，祖父見到小時候最疼他的阿媽竟然從山上走下來，笑嘻嘻提著籃子，送來他愛吃的草粿。

他想這下完了，什麼都不用做了。正巧山裡兩個番仔出來打獵，見到祖父這樣，嘖哩哇啦說了半天，四下找來一些草，石頭搗爛，抹在傷口，人就走了。不半天四體通暢，手腳靈活，又是一尾活龍。祖父告訴祖母，他遇到的是神仙。

祖母初來這裡，只覺草氣莽莽，朝四周望望，一抬頭陽光刺目，眼睛先是瞎了一陣，慢慢地，幾粒山頭又從眼前的暗處出現，愈來愈清楚，且在那山裡的深密處，隱隱浮出一張臉看著她。溫風一陣一陣從樹林間拂掃下來，山間裡成千上萬說不出的什麼，被我祖母看到，他們好似在迎接這新媳婦，知道有人要來住了，先打個招呼，然後悄悄朝四方山石裡退去。

祖母被他們的良善給打動，心情冷熱不定間，已有了跟丈夫在這裡扎根散葉的打算。她趕了整天整夜的路，太陽底下，枝葉沙沙，剛栓好的竹編門板，啪啪拍著門柱，天地間沉沉出聲。那聲音聽得祖母心跳加速，兩頰微暈，覺得該好好睡一大覺了。

那一覺睡得夠酣，醒來時人減了好幾斤。我大姑在她娘沉睡哼吟中，給山那頭一個女番仔接生出來，啼聲清亮，草葉震動。祖母整整睡了三天，當她重新睜眼看這世間，身旁躺著的女娃，身形飽滿，手腳肥厚，一看就是天生會作食的料。

祖母開始跟父親說這些時，父親已經六歲了。說他們夫妻十年來怎麼起這口灶、運來這張生你們的床、養肥這些豬，再趕隻豬到市集換糖、油、鹽、布、菜苗，再生你二姊、生你三姊、然後再生你。

父親說，我們家的豬很肥，雞啼得很響，牠們身上一半的肉都是吃香蕉長出來的，父親他們姊弟也是。香蕉皮、香蕉葉，長蟲的香蕉莖砍下，沒吃完的飯菜、番薯葉，全拿去餵豬。還養了大象、阿財兩條狗。大象很瘦，像隻老貓，阿財圓滾滾，連香蕉皮都吃。兩隻狗陪父親田裡跑前跑後，趕走不少來鬧事的獼猴、蟒蛇、果子狸。大象一隻眼瞎掉，父親說，那是給山裡猴王抓壞的。

父親自己到那山裡玩耍過幾回，一攀過那山石，頭頂上樹葉密密層層，天昏日暗，腳底軟泥鬆沉，黏糊糊吸住整個腳盤，摩挲著腳底的枯葉底下，彷彿隨時有妖怪要竄出。在他身後的山腳下，整片綠挺挺的香蕉山腳下站

定，像在等誰一聲令下，他們就要衝上山來捉拿父親，然後將他倒舉過來，把頭頸全插進香蕉莖葉岔生處，然後一寸寸往肚裡吞下。

他這樣想，愈是往山頂上走，然後繞到另一頭下山，拐個大彎回來。天早黑了一半，三個姑姑在水塘邊洗菜、籬外餵雞、灶口燒柴，見他一臉髒污，兩腳裹著泥，嚇他說再不快洗，等下阿爸回來看見了，抓你去吊在山腳樹下，跟猴子睡好了。

父親趕緊衣衫一脫，光溜溜跳進水塘裡，同鴨子在水裡翻了兩圈，站起身，算是洗乾淨了。香蕉樹高高低低站在身邊，他隨手扯下一片葉子護著褲襠，從後門溜進房裡穿衣。

小窗子外，一座牛耳馬面的山頭，睡在屋後，對著山澗裡這戶人家探頭探腦，時不時滾下濕撲撲的露水草氣，嗅嗅灶口吐出來的煙。雨水豐足的季節，雲雨環繞半山腰，時而左湧時而右伏，順勢潑幾萬盆雨水下來，淹得香蕉腳跟一層爛黑色，祖父在屋簷下邊搖蒲扇邊笑著：今年又要甜甜地賣了。

一次父親餵雞時，光天化日，香蕉田來了幾隻潑猴，被阿財發現，衝上前聳身撲去，兩隻陰詐的潑猴繞背後襲上來，一隻抓阿財的卵蛋，一隻啃牠後腳筋，疼得牠哀哀叫。父親聽見了，抓起門後的扁擔狂追，大象已經抄到另一隻跟前，按下猴頭死命地咬。其他幾隻見狀，雙手朝天一拍，四處逃散。阿財在後頭拐著腿，氣急敗壞地追，一路滴得草葉上都是血。

祖父扛著鋤頭走來，見地上一條腦門爛了半邊的潑猴，拎到半空中秤秤，回頭喊站在門邊觀望的三個姑姑，叫他娘來燒熱水，晚上煮猴湯吃。

這些猴子，多從山與山交界那邊過來，牠們樹上稱王，田裡撒潑，早已玩樂成性。一有空過來這邊，被阿財大象追上樹，手上還要握根香蕉耍弄，吱吱叫跳，樂喝不停。祖父給父親做了枝彈弓，父親用它射過幾十隻猴子的屁股，疼得牠們滿樹林嚎叫。

二

天還沒亮，山谷裡這一家已摸黑起床。前一天割完香蕉，早上三點多，祖父挑著一擔兩籠，沿路晃蕩，從山與山凹下的縫間，穿過一片高高低低的樹林，一鼓作氣翻兩個山頭，來到籠仔坑一座茶亭前，卸下兩擔，藏在茶亭身後。然後回頭擔著早先藏好的空籠子，到家再挑兩籠，再回頭沿著原路走到茶亭前。

這一趟回來，祖母和姑姑幫忙把香蕉擺放在籠子裡，上頭用蕉葉覆住，

祖父則端起碗公，唏哩呼嚕喝下一大碗稀粥，扛起扁擔，又朝山的那一頭奔去。

這一次再挑到籠子坑前，若是夏天，差不多天也亮了。籠子坑距離市集——後來的建國市場，還有很長一段路。小時候，父親騎機車載我們，從火車站前的建國市場到籠子坑，要半個多鐘頭。六十幾年前，祖父挑著香蕉往市集趕去，寄在他大嫂娘家門口，再回頭挑著空籠子，趕到籠仔坑，把原先的兩擔再挑下山。來訂貨的頭家很快看了一下，覺得滿意，秤秤重量，付了錢，祖父拿起扁擔籠子，朝原來的路回去。

回程的口袋裡有了錢，籠子裡放一條魚或半斤肉，腳程輕鬆自在。這時日頭已爬上半天高，泥地上看得清清楚楚，踩上去特別踏實，到家時差不多近中午了。

祖母在家也沒閒著，餵雞、洗米、煮菜、種菜、引水、灌溉、鋤草、摘葉、抓蟲，四個姊弟跟在母親身後幫忙。田裡的事情不少，外頭一點風吹草動，樹上掉下的蟬殼、溪邊飄過來的蜻蜓，足夠他們圍上去摸個半天。

有一天近午，祖父剛回到家，日頭正炎，差不多要進屋休息，父親和他三姊在田裡，撥開眼前遮覆低垂的香蕉葉，出現一隻比他臉還大的蜘蛛。

那傢伙，像隻圓滾的虎斑小貓，伸出八隻細長的毛茸茸的腳，全身茄褐色，肚腹裏一圈圈粉白、青綠的花紋。父親說，瞧牠看人的樣子，應該是隻母的，眼裡閃著青光，口中咬住一顆蚱蜢頭，纖腰間抱一球白色蜘蛛蛋，好像扛著包袱走累了，正停歇在父親一腳要踩下的蕉葉上。旁邊他三姊示意要動作放輕，姊弟各摘下頭上的斗笠，左右兩邊，敲鑊鈸一樣，輕巧地闔住這隻怪物。

「抓到了抓到了！」

姊弟倆大叫，斗笠外露出兩小截蜘蛛的腿，粗如兩根小指，鬚毛僥張，看得父親既恐懼又興奮。突地後腦杓痛了一下。

「作食不作食，你在搞啥蚊子？」祖父不知何時已靠近，在身後用鐮刀柄猛敲一記，父親整個人彈起來，斗笠翻在地上。那隻肥蜘蛛盤坐在斗笠上，極有氣勢地將腰腹一沉，回頭看他一眼，一下子竄到斗笠背面，再逃到香蕉葉底下，從葉片下方一溜溜過，那貼在地上的葉脈好像給搔了癢，拱起身來放牠通行，又整片貼回地上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祖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從口袋掏出半根菸，手上的番仔火掉在地上。

「老鼠嗎？」

兩姊弟搖頭。

祖父上前一步，一手拿著鐮刀，一手掀開那片香蕉葉。

嘖嘖，整隻紫咚咚紅通通，八隻腳拱起來，比一隻老鼠還肥，腿肚像蟹螯，又長又多毛，抱住一顆雞蛋似的卵囊，仰天抬頭，像匹戰馬似的，瞪著祖父。

父親說，這下子他和姊姊也嚇到了，背上沁出冷汗。他姊「咦喲」一聲尖叫，斗笠一丟轉頭就跑。父親覺得奇怪，剛才不過讓牠逃開躲了一下，怎麼突然吹氣似的脹大了兩三倍。這隻怪物，臉上一副「看你們敢把我怎樣」的兇惡狀，父親說，在這田裡除了祖父，一向就他最大。他養過碗公仔大的蟾蜍，抓過蚱蜢一般肥的螞蟻，床底下遇見小腿粗的錦蟒，溪邊撈到小腿粗的鱸鰻，眼前這隻陰陽怪氣來路不明的東西，讓人除了害怕，還看得一頭霧水。

「剛才沒那麼大隻！」父親疑惑著，退了兩步。

祖父沒要為難牠的意思，斗笠一揮，「嚇」一聲喊牠走。彷彿聽得懂人話，怪物八隻腳朝後邊直直退去，頭還眈眈盯住前方這兩個人，速度很快。退了幾十步，翻過身來，跳到一株香蕉身上，三兩下踩著葉子彈跳逃開。

父親說，那怪物一踩在香蕉葉上，就像猴子攀在上面一樣，一株株樹叢立時矮下頭，恭送牠離開。

那隻蜘蛛，就這樣消失在香蕉園裡。

「以後碰到這種的，不要惹牠。」斗笠在父親頭上敲了一下，祖父將那半截香菸啣在嘴邊，「是誰先來這裡的，還不知道哩。」

父親當然聽不懂祖父這話的意思，但他小小的腦袋還是記下來了。自從見了那隻蜘蛛王，父親發現，香蕉園裡藏身各種大小不一的蜘蛛，紅蜘蛛綠蜘蛛黑蜘蛛，南來北往，交通聯絡，忙碌異常。牠們不會偷香蕉，只愛在香蕉身上爬上爬下。枯黃的蕉葉像筍乾，和吹過的風吵起架來擦擦嘎嘎，異常刺耳。香蕉結實累累，一串好幾層，像座倒吊的環形寶塔，底端墜下一朵巨形紅蓮花苞，秤鉞一般指住地心。蜘蛛在那莖脈上搔首弄姿，顧盼自雄，目中無人，張牙舞爪。蜘蛛一攀上蕉頂仰天長嘆，香蕉頭腳便震顫發麻。一夜之間，莖幹上垂眠的蕉實熟透大半。溪水潺潺，蛙鼓鳴雷，蕉影幢幢，豬糞飄香。那幾年天候又晴又雨，土壤鬆軟，香蕉肥沉，早晚兩根，糞澄澄尿清香，日夜安穩好眠。

遇有蕉實不產的季節，祖父依然睡早起早，屋前屋後巡守繞行，兩隻狗緊跟在後。父親有時被狗吠聲叫醒，床邊窗子前望出去，黑漆漆蕉影下一個瘦黑身影，知道是自己的父親，倒頭又沉沉睡去。

三

有一天祖父告訴他，過幾年香蕉長更粗，更好賣了，你跟我一起去擔香蕉吧。

父親聽見這話，腦子裡立時出現夜裡他父親的身影，就在那黑洞洞的樹林裡消失不見，像有隻怪物張大口等在那裡，他的父親就這樣被吃進去，半天之後，又從那邊出現。再過一段時間，自己也要跟著走進這黑洞洞的樹林裡，肩上一下子壓了兩籠香蕉，父親雙腿直發抖。

後來發生一件奇怪的事。

有人偷了祖父的香蕉。

早在半個月前，祖父就發現了。這幾年，他把第一趟扛上來的先藏在茶亭後面，說是藏，如果有人經過，一眼也看得見那兩籠東西。只是天色黑漆漆的，山裡沒什麼人，幾年來都這樣放著，也沒怎樣。這一陣子，祖父轉回家擔第二趟上來，覆在籠子上的蕉葉已被人掀去，從撕開的地方算，被偷了十來根，有時七八根。

這麼夜的山裡，誰會上來，趁祖父不在時，偷那幾根香蕉？

吃飯時，祖父對父親說，早點睡，明早帶你上山，你幫我顧香蕉。

才六歲多的父親，一聽說這麼冷的半夜要跟著早起，被丟在山的那邊，牙齒差點把舌頭咬掉。如果來偷香蕉的是個鬼還是什麼的，可要怎麼辦才好？

祖父看出他的害怕，狠狠罵了一頓，說沒出息，遲早這香蕉換你來扛，早一點看你阿爸是怎樣辛苦，家裡才不會白白飼隻肥老鼠，啥都不會。

那一夜天色特別暗，冷風特別透，父親穿上祖母替他縫的襖衫，門縫邊的風吹得他腳心發酸，寸步難行。他父親一件薄衫，擔起香蕉，幾步之後已經遠遠走了一段。祖母一把推他出門，說：「趕緊跟上，用跑的！」

父親聽見身後門關上的聲音，一咬牙，拚命往黑夜的樹林裡跑去。祖父離他有十來步遠，可這十步對父親來說，大概是這一生最遠的一段路。往後幾十年，他不時還會夢到整夜要追上那十步的距離，醒來一身冷汗。

父親一直無法理解，肩上擔著百來斤重物的祖父，走在崎嶇不平的山路，如何能健步如飛？看他腳一踩膝一彈，扁擔極有節奏地上下晃動，像是肩上長了兩片薄翅，輕輕煽動空氣，擔子便減去四五十斤。祖父吐氣均勻，汗水涔涔滴落，父親在他身後，不住喘著心臟快跑，汗水滲進土壤裡嗤嗤出聲，半眯著眼死命往前追趕，生怕一個落後，就在他父親身後的那十步之間，竄出什麼鬼怪。

終於，他們到了山頭上的茶亭。祖父卸下擔子，抓起頸上毛巾抹汗，挑著空籠子要回家，叫父親在那茶亭前等著，看有誰來偷香蕉。父親來不及說好，祖父已消失在眼前一片黑暗中。

父親坐在亭子邊一塊石頭上，石頭心寒意不斷透出，從屁股直竄上腦門。父親說，那種冷，現在想起來還會發抖，是那種冷到腦腔裡有冰柱在鑽，鑽到讓人齒牙脫落的冷。他四下張望，幾棵黑影幢幢的大樹枝葉搖晃，噠噠噠噠，聽得不清不楚，好像那裡面躲著什麼，正瞧著底下這一個小孩。父親靈機一動，想如果小偷來了，遠遠瞧見有人坐在這裡，他還會過來嗎？或者看見是個小孩，也許三兩下抓起來打昏，丟到山溝裡，香蕉還不是照拿？

父親隱約聽見茶亭後面有水流聲，他想到如果自己被丟在那裡，溪水沿著鼻孔流進來，灌滿整個腦袋，等到他父親再上來，他的眼珠早已被蝦子螃蟹箝出，塞到他嘴裡。

平時父親玩累了青蛙，將牠們握在手中一捏，一肚子內臟像條細繩從嘴巴裡噴出，眼球暴突掛在嘴邊，一臉驚訝，兩腿不停抽動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慘狀。最後父親會把黏糊糊的青蛙丟到溪溝裡，甩出去時咒罵，滿嘴爛腸爛肚，看你怎麼嘎嘎嘎！飛在半空的青蛙「啪」一聲，伏在水流上，像一片葉子水面上旋轉幾圈，流到下游，或者被鴨子啣起，一口吞下肚。

不知是誰告訴父親的，只要摳出青蛙的眼睛，就算牠回來報仇，也找不到仇家。……父親努力回想，有沒有哪隻的眼睛忘了給掏出來，如今流到這茶亭後的溪溝，眼球帶血滿口吐沫，正一步一步爬上山坡。……

想到這裡，父親突然跳起來，一下子躲到香蕉後面，忽又換成茶亭柱後。轉念又想，就算蹲在那裡，小偷來了把他一腳踹下去，反而更快滾到山溝裡。黑暗中，他好像看到那隻眼珠子帶血的青蛙，滿嘴啣著腥臭的內臟，靠在溪石邊，正在跟蝦蟹商量如何報仇。

不一會兒，父親又爬上茶亭邊一棵老樟樹上。心想：等一下撿幾顆拳頭大的石頭，擱在枝幹凹縫間，像砸水蛇那樣，先吼一聲嚇住對方，待那人抬頭一看，朝他腦門猛 K 下去，包準敲爛他半顆腦袋。於是父親上上下下好不忙碌，枝幹窪洞間塞了十幾顆石頭，然後縮起身子，像隻鳥一樣，蹲在那樹上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不見小偷過來。父親想，該不會小偷已經來過，就在剛才他快睡著時靠近，發現樹上有人，所以走掉了？這樣想，反而讓父親怕起來。從這枝葉間望出去的四周，烏漆麻黑的山裡，那看不見的誰，正蹲在黑暗的某個角落看著他，手上摸著石塊。

溫度愈來愈低，父親的膀胱愈脹愈緊，可又不敢下樹解決，發麻的兩腿之間，撐著一個快爆破的膀胱。他實在受不了，把身體往主幹上移動，掏出小鳥來，深深吸一口氣，一肚子熱尿沿著樹幹冒著煙，撒了下去。

真舒服呀。

尿水奔出來的瞬間，父親打了個冷顫。

那個偷香蕉的來了。撥開香蕉葉，摘了幾根抱在懷裡，臨走前被樹幹上一柱竄流的水聲嚇到，抬頭望見父親。

是隻猴子。

很奇怪，即使那麼暗的夜，還是可以清楚看見那隻潑猴，長一張奇怪的桃子臉，兩額隆起，往眉心頂上凹下，下巴處尖出一個錘子，瞪眼張嘴。至於牠是驚訝，怎麼樹上有人？還是怎會有人爬到樹上尿尿？恐怕只有猴子自己明白。

那潑猴知道自己被看見了，還是要偷，撈起一大串，緊縮著脖子，抱在胸前朝茶亭後頭逃走。父親蹲在那樹上，覺得應該要修理牠，左右摸來摸去，石頭握在手裡，卻不敢投下來，看著猴子消失在斜坡的草叢中。

父親感覺那猴子走遠了，這才從樹上爬下，揀起被猴子摘去一半的那串香蕉。

不遠處有個模糊的人影靠近，是他父親上來了。

「猴子，是猴子。」父親舉起那串剩一半的香蕉喊著。

「飯桶，連隻猴子都趕不走，比阿財還笨。」祖父一掌甩在頭頂上，父親跌一個踉蹌，繼續守在這裡，等他父親從市集回來。

下一趟祖父出現時，天已經亮了。他挑起原先留在這邊的兩擔，帶父親一同往市集走去。

市集人來人往，吵吵鬧鬧，父親生平第一次見到這麼多人。他伯母的大哥在屋簷前賣菜，跟祖父抱怨今天生意真難做，剛才來了兩個大人，少不了拿些東西出來孝敬，看見你家香蕉好，他們就割去吃了。

祖父一看，先前扛來的兩籠上層整個遭翻開，下面一層香蕉翻上來，被人胡亂挑揀過，每串割去長短不等，兩根啃到一半的香蕉，連皮丟在籠子上。

「駛伊娘，幹！」祖父咒罵著，香蕉全部搬出來，還好底下三層沒翻動，趁買主沒來之前，趕緊重新排好，整整齊齊放回去。

「好心的頭家，我兩天沒吃東西了，快餓死了，給我幾根香蕉好嗎？」

搬放香蕉時，一個駝背的老太婆在祖父身後喊著。她拄根木棍，身形瘦小，瞎掉一眼，整個眼窟窿既黑且深，好不嚇人。

父親躲在祖父身後，他父親先是左顧右看，大概覺得這老太太肚子餓，怎沒向旁邊賣草粿、麵茶的乞討，顛倒過來要香蕉吃？祖父沒想太多，從籠子裡拿出被猴子摘去幾根的那串，整個送給老太婆。

老太婆連聲說謝，慢慢往市集另一頭走去。那買香蕉的騎著鐵馬過來，秤一秤重量，說比平常少了十幾斤，這部分的錢要扣掉。祖父沒奈何，錢算清楚後，扛起籠子，往回頭的路走，還幫父親買了塊燒餅。燒餅酥脆，芝麻咬在嘴裡又香又甜，父親說，他這輩子愛吃燒餅，是從那時候開始的。

祖父走在前頭，一路上嘴裡咒罵著，今天什麼狗屎日子，諸事不順，還說回去田裡要摘幾根辣椒，下次塞進香蕉裡，餵這隻猴子吃到屁眼著火。

還沒回到家，祖母已經站在樹林口招手，更麻煩的事還在後頭。

四

「日本人來了。」祖母喘著氣，說剛剛幾個阿本仔到家裡來，手拿簿冊喊祖父的名字，抓他要去南洋當兵。沒看見人，米缸鍋碗翻了一地，說明天會再過來，叫祖父在家裡等著，別讓他們把屋瓦給掀了。臨走前，四五個警察抄起長鐮刀，香蕉樹下興奮地唧唧叫吱吱跳，割去一大串，兩個人前後抬著走人。

祖父說，人家訂的貨，明天照常要送去，我一大早出門，看他們抓不抓得到。也要祖母這邊小心，也許給他們一些香蕉，就放過祖父了也不一定，不要想得那麼恐怖。

第二天一早，祖父已經在路上，日本人來得比昨天早，沒見到人，哇哩吧嘎口水亂噴，掏出槍來抵住父親的額頭。父親說：那槍管子還真冰冷，他努力抬眼，想瞧瞧額上那根東西裡面藏什麼，母親跟三個姊姊則縮在灶那邊發抖。

日本人一走，父親和祖母沿著山路去尋，想說若半路遇見祖父，叫他先在山裡躲一躲，別被日本警察遇上。母子倆走一陣跑一陣，鼻子一吐一吸之間已跨出六七步，父親腳尖才剛點地，被前頭緊緊拉住斜奔而去，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可以跑這麼快。

到了茶亭前一個山頭，站在那高處低頭一看，斜坡下樹林間，隱約看見祖父正擔著香蕉，扁擔上還站隻猴子，在他們腳底下的山路上走著。照理說，這時間祖父應該往回家的路才是，卻正要往市集方向走。父親認得擔子上面那隻猴子，桃子樣的怪臉，是偷香蕉那隻潑猴。知道上頭有人正瞧看他，也不躲，一派自在，撓腮左顧右盼。祖父也沒發現牠，逕自往前

小快步走去，扁擔在肩頭上隨籠子晃動，上下不停搖擺。

祖母往下叫了幾聲，他好像沒聽見，狡猾的日本警察已經追上來，見到祖父就在腳跟下方，大吼要他停下來，扯開喉嚨巴格巴格嚷叫，祖父仍舊埋頭走路，肩上一晃一晃。一個胖警察從腰間拔出槍，「砰！」刺鼻的煙硝味衝出，扁擔上那猴子翻下來，摔在地上。祖父仍舊扛著他的香蕉，繼續往前。日本人追下山去，祖母和父親跟在後面，跑到剛才那猴子摔落的地方，草葉上還有一星點火藥味，可是沒見到那隻猴子。兩個日本人繼續往前追，三兩下就把他們拋在後頭，留下母子兩人氣喘吁吁，望著他們消失在樹林的盡頭。

他們在原地站了半天，沒見到日本人押著祖父過來，只好轉回家去。一到家，祖父正坐在灶旁起性子，說肚子正餓，你們瘋哪裡去啦？手一掃，鍋裡泡水的米給打翻在地上，幾個姊姊上前滿地撿米粒，祖母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。

祖父說，只有兩籠香蕉陪著他，哪來的猴子？父親說，就是上次偷吃的那隻。

兩個大人對看一眼，這事太奇怪了：剛才祖父明明往回家的路上走，什麼人也沒遇到，怎會變成往市集的方向去？

夫妻倆還在擔心日本警察回頭抓人，沒時間想那麼多，砍了幾把香蕉葉，叫父親跟在後頭拿著，跟祖父攀到屋後山坡上，在幾棵細葉密生的樟樹底下站定，山腳下的屋子掩蔽在層層樹影中。舖上葉子，祖父說底下煮好了趕快端上來吧，這樣餓下去不是辦法。父親走回到屋後，回頭一看，他的父親裸著上身，在兩棵樹幹交會間左撈右攀，前後張望，身手矯捷，不仔細看，還以為是隻猴子。

祖父在樹林間躲了幾天，香蕉靜靜垂掛樹上，沒人摘採。隔壁村一個老阿伯路過，祖母割下一大串給他，順便探問外面動靜。阿伯說，幾天前兩個日本警察來過這一帶，便失蹤了，派出所以為他們發生意外，打算派人出來找，卻傳來有人在南投山區看到他們，兩人抱著荒山裡一個無字的墓碑，雙眼無神，衣衫齷齪，嘴裡嚷嚷不知在說什麼。

同僚拖著他們回到所裡，已經很晚了，幾個警佐正在賭牌，阿伯那晚幫忙送吃食到派出所，在門口見到那兩個垮坐椅子上，打招呼也不理人，喝醉酒似地搖頭晃腦，說的話沒一句能懂。他猜想這兩人大概是被「鬼帶路」，帶到魂魄飛散，六神失了主。

這種事發生在日本人身上，阿伯悶在心裡只感到好笑，也不跟他們多說什麼。一個禿頭警伯端起一碗酒水含在嘴裡，撲撲噴他們一身，又叫

人到後頭拿鹽巴，朝兩人身上灑下。他們仍在胡言亂語，天上掉下金幣似地四隻手空中亂抓。那警伯幾十個巴掌，把兩人的耳腮甩出紅印子，倒在地又滾又爬，撞桌翻椅，紙牌、茶杯、酒瓶、簿冊全掃到地上，吭哈匡啷，破的破、滾的滾，茶汁潑濺一地。幾個警伯使出蠻力按住頭頸，把兩人的肥脖子硬生生扯長一截，緊緊貼住地面，好像待宰的鵝，喉頭兀自咕嚕咕嚕，用力一捏，要跳出一隻蛤蟆似的。

警佐們拿來兩副手銬，七手八腳扶那兩個起身，一環栓住窗柵，另一環扣在腕上，兩人仍舊癱著身子，起乩似地亂晃一通。警佐叫阿伯幫忙抬張桌子給他們靠，阿伯正要走人，一隻警棍從身後伸出來，在他肩上掂了幾下，意思是這件事不准傳揚，否則要他好看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事情還是傳開了。全村莊都在說，日本狗上香蕉園抓人，抓到鬼帶路，好兄弟上身。至於祖父肩上站一隻猴子這事，究竟是誰說出去的，沒人知道。阿伯說，先前村裡有人見到祖父，就看過扁擔上那隻猴子，以為是祖父養的，也就不甚在意。如今村裡傳說，那猴子是大聖爺的徒弟，派來保庇祖父的。祖父尖嘴猴腮，手長腳長，肩沉背聳，一看就知跟猴子是同一族的，難怪那麼會種香蕉。可是父親說，祖母討厭這種講法。

至於日本警察那邊，可就糗大了。堂堂兩個警察大白天抓人，抓到荒山野地，把自己搞到瘋癲，真沒面子。阿伯說今天他來是要祖父小心，警察什麼時候出現也不知道，沒事就躲起來，不要在家裡晃。

五

那一夜，地上颳起南風，牆腳邊透出一層厚厚的水氣，又濕又悶，間雜縷縷涼意。祖父受不了山裡的濕氣，睡到一半溜下來。說這麼晚了，他們應該不會來，天亮前再上去躲著。也許是太累了，一躺下便酣聲大作，鼻息如雷。

父親這幾天手腳展放睡慣了，多了他父親上來擠著，剛做到一半的夢被擠下床去，同老鼠躲在床洞下，露出鼠眼般的微光東張西望。父親左翻右躺，難以入眠，耳朵貼近牆邊，外面兩隻狗走動的聲音一清二楚，正納悶這兩隻怎還不睡，接著聽到牠們令人發顫的哀嗥，悶悶沉沉，鼻腔喉管裡上下吞吐。這種聲音，父親後來才知道，是狗見到了令牠們害怕的物事被嚇到，主動求饒時才會有的。父親沒聽過兩隻山間小霸王這樣吼過，兩手緊抓棉被，頭髮豎起來仔細聽著，發生什麼事了？

再往遠處聽，屋後溪流喘喘，溪床震動，溪底的石頭緩緩推移出聲。

屋內家人輕重不一的鼻息，最遠的是他父親，幾百年沒睡覺，三魂七魄一齊休工，誰也不理。再過來是三個姊姊，吐氣呼呼向上，嘖嘖沉息腳底，嘴角齒間嘶嘶。她們全去了不同的國度，而身體仍在這裡。父親想，如果此刻發生什麼，他在這裡叫他們不起，喊也不應，這可要怎麼辦？

身旁是他母親。很奇怪，父親說，那麼黑的夜，兩人平躺在床上，他可以清楚感覺到，母親同他睜眼望向屋頂，已經很久了。

沒錯，他們兩個都聽見了。

幾千隻幾萬隻腳穿草鞋磨擦土地碎石的聲音，屋前屋後香蕉園草叢樹林間，一起圍攻上這屋子，牆壁上快步細碎行走，聲音一層疊著一層，聽得人心底豎毛，耳根發癢，背脊涼颼颼，喉頭搔到要把舌頭咳出來。

祖母悄悄掀開棉被一角，握住父親的手，滲出的冷汗濕了半張被單。他們倆身披被單坐起身，耳朵四面搜巡那聲音。牆根冒出，門邊竄入，攀樑上柱，掩壁遮瓦，成群聚集在他們母子頭頂上，又穿過瓦縫，一潮一潮不斷湧上屋頂，像要掀開屋瓦，把整面屋頂扛走。祖父的鼾聲頭頂腳底貫通，早跟床牢牢睡成一片，母子倆不敢喊醒他，盯著土牆屋瓦，隨時有可能鬆垮崩解，癱在他們一家身上。雖說屋裡一片黑，看久了，眼睛裡也亮出一絲火來，祖母緊緊摟住父親肩膀，五根指頭快陷進肩骨裡，父親不覺得痛，也不敢出聲，就那一刻，他知道祖母看到了什麼。

因為他自己也看見了。

幾十萬幾百萬隻手掌大的蜘蛛，部隊行軍似地，後隻疊前隻，吱吱喳喳、噉噉噉噉、天南地北、密密麻麻，草鞋上、櫥櫃邊，牆根到屋頂，看得到的地方全是牠們的人馬，一隻壓住一隻，堆得有棉被那樣厚，腳毛肚腹交叉重疊，身軀飽滿，眼神熒亮，層層覆蓋屋子。父親想，如果驚動牠們圍攻上來，下一秒鼻孔、耳洞、眼漣、肚臍全搔著蜘蛛腿毛，嘴唇被蛛絲黏附，這一雙雙神氣飽足，曾經爬過這山盪去那山，山谷裡第一員運動猛將的腿，如果全撲上身搨動攢掇，後果真不堪設想。阿財與大象，知道主人在裡面正遭逢什麼，不敢輕舉妄動，在屋外無力地哀哀出聲。

父親全神聽著那些蜘蛛的去向，過沒有多久，好像找到目標，整個往屋子後方移動，動作迅猛，彼此推擠，把屋椽頂上去，撐出半隻手掌的寬度，好讓後面的快速通過。舞了半天，走得差不多了，一隻手腳竹筷般長，身軀如碗公大的蜘蛛殿後，牠緩緩回過頭，眼裡的青光掃過整個房間，八條腿像傘骨般往肚腹一收，「砰」一聲拋下屋頂。幾年來積藏在樑上瓦間的灰屑嘖嘖掉落，整間屋裡漫飛，祖母趕緊橫拉被子，悶住家人的臉。

過了許久，塵埃落定，一切又安靜下來，遠方啼出第一聲雞鳴。父親

探出頭，天色亮出一絲光，身上彷彿多蓋了一層棉被，房間裡滿是厚厚的灰，下過雪一樣，這裡變成是別人的家，一個從來沒去過的地方。肩上被祖母十隻指爪緊緊掐進去的地方，開始隱隱作痛。

好像做了一場夢，全家呆坐在床上，灰頭土臉，一時之間醒不過來。天稍亮，外面幾隻雞不見蹤影，雞毛散落一地，塵土裡有未乾的血漬，還有一大堆蜘蛛的長腳。

母子倆對看一眼。昨夜在黑暗中，看見的真是蜘蛛，只是不知牠們有否發現床上睡覺的這一家人。

他們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擲桌挪椅，拆被單拭櫥櫃，灑掃洗抹，清出幾張扁平如紙的老鼠乾、壁虎乾，連灰污一起倒進溪中。經蜘蛛這麼一騷擾，整條溪好像打個大噴嚏，把河道嗆得更彎更遠了些，來來回回得多走幾步路。那些灰撒在溪上漫流，漸漸在下游鋪開來，成一條灰毯，慢慢化成一條巨大的灰蛇，朝更遠的地方游去。

傍晚，隔壁村庄的阿伯又來了，說日本人昨夜來過，拿槍抵著他，要他帶路前來抓祖父。阿伯和幾個日本警察走到這山坳，香蕉園旁邊蹲著兩隻有氣無力的狗，一片雞毛飛舞。

日本人覺得莫名其妙，這沉悶凝滯的夜，哪來的風吹得滿地雞毛起舞？阿伯指著地上一片荒草，說一家子就住在這兒。一個警佐以為他騙人，舉起警棍要捅下去，先前來過的那兩個說，是這裡沒錯，手上火把四周晃了晃，除了與肩齊高的雜草一路蔓生到山腳，啥也沒見到。這兩個吃過虧，知道不太對勁，不敢上前，那禿頭的警佐掏出口袋裡的酒，拔開瓶蓋，往眼前灑了一線，火把舉高，臉上獰笑著，倒插火把，朝地上一畫，「轟」一聲火光爆起，瞬間那禿子下半身著火，唉喲唉喲摀住褲襠又叫又跳。

幾個警察先是呆住，扯下香蕉葉往他身上一路撲打，這火兇猛異常，幾柄蕉葉全被點燃，熾烈的火光照得半天空發亮。最後那禿子給趕到溪流裡蹲著，還好只手腳燒紅幾塊，一身濕答答像落水狗，嘴裡哇啦哇啦踉蹌離去。阿伯跟在後頭，一面覺得好笑，一面回頭望著山腳下一片野草，心裡納悶：這家人哪裡去了？

父親想起他和三姊一同抓住的那隻蜘蛛。是那隻與他們相看一眼，旋即逃逸無蹤的青眼怪物，昨夜率領徒子徒孫大軍壓境、彌天蓋地而來。至於能把整幢屋子覆蓋到無影無蹤，是如何辦到，恐怕也只有牠們知曉了。

日本警察沒再來過。天氣晴一陣雨一陣，泥軟土爛，香蕉老株倒下，新苗側邊生出，螞蟻爬上蜻蜓飛來，幾十天過後又長成大香蕉樹，結實纍纍。祖母同兩個姑姑走到隔壁村買些米糧，見路上行人晃蕩，個個神清氣

爽，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投降。

一個月後，父親揩起祖母做給他的布包，跟在他父親後頭，一起走到籠仔坑，然後一個繼續往市集去，一個從小徑岔出，走到村莊裏的小學讀書。祖父常跟父親說，有一天香蕉得換他來扛，然而父親這輩子從沒扛過。上學後，他的功課好得不得了，許多人都說，真不像祖父生的。就這樣一路讀到唸師專，在家裡頂多幫忙把香蕉割下，和姊姊一起抬放到籠子裡擺好，或幫忙祖母把砍下的竹子，放在簷下，用柴刀削去凸出的枝節，再剖成瘦長的竹片，編成一個一個籠子。

父親常說，他這輩子讀的書都是香蕉換來的。他小學二年級那年，籠仔坑底下開一條新路，有人在雜草掩蓋的山溝中找到兩座石雕神像，一座土地公，一座土地婆，滿身綠苔，土地婆左眼凹下一個窟窿。村人還撿到一隻桃子臉的石猴。他們推斷，應該是日本人剛來的時候，給丟到山溝裡。於是在茶亭邊重新起了座廟，連那石猴一起供奉。落成開光那天，祖父特地擔了兩籠香蕉過去。

如今老家那塊田又一條新路橫過，幾年前賣給人經營民宿，整地、圍柵、蓋小木屋、庭園造景，夜半時仍舊燈火通明，咖啡飄香，早已不是父親口中那塊蟒蛇滑來蜘蛛爬去的香蕉田。前年父親去泰國旅遊，帶回來一隻陶土燒製的小猴子，圓瞪著雙眼，臉呈紅心狀，手裡抱一根香蕉。猴子擺在我兒子的房間，小孩子睡著了，父親時不時會走過去，看那猴子一眼，然後關上門，喃喃自語說：「啊，真快，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。」